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上）*

Wanliutang—A Famous Private Garden in Qing-dynasty Beijing

贾 珺

JIA Jun

摘 要：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重臣冯溥在北京外城东部营造了一座别墅园林，名为亦园，又名万柳堂。园中种植柳树万株，形成壮观的层林景象，假山由江南造园大师张然堆叠而成，有平冈小坂、曲水回环之势。冯溥将此园完全向公众开放，并经常与同僚、朋友在此举行雅集，留下了大量诗文。本文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探析万柳堂的主题来源、营建历程、景观构成、造园意匠以及其中的雅集游乐活动，以期对这座已经消失的清代北京私家名园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北京；万柳堂；冯溥；柳树；雅集；私家园林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Qing emperor Kangxi, the high-rank official Feng Pu built a garden estate called Yiyuan or Wanliutang in the east of Beijing's outer city. Ten thousand willow trees created a spectacular forest garden, and there were rockeries with gentle hills and meandering streams designed by Zhang Ran, a master garden planner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eng Pu opened the garden to the public and often held 'elegant gatherings' with scholarly and cultivated friends, reciting and producing poetry. Study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enabled the author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garden them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landscape composition, and gardening ideas as well as the refined activities that took place in Wanliutang, in order to g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is famous private garden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Beijing; Wanliutang; Feng Pu; willow trees; elegant gatherings; private garden

【文章编号】2096-9368（2021）03-0107-09

【中图分类号】TU-098.4

【文献标识码】A

【修 改 日 期】2021-08-02

【作者简介】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古人栖居游憩行为的明清时期园林景观格局及其空间形态研究”（51778317）

0 引言

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大学士冯溥在北京外城东部构筑别墅亦园，又名万柳堂，景致简约，饶有风致。

冯溥与许多文臣、名士经常在园中举行雅集活动，留下大量的诗文，万柳堂由此成为清初京师首屈一指的私家名园，闻达朝野，彪炳史册，对此《清史稿·冯溥传》有载：“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①

① 《冯溥传》，参见赵尔巽撰《清史稿》卷250。

万柳堂后来被改建为佛寺,至清代后期园景渐废,但名气依旧很大,游者络绎不绝,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和文学领域也有重要意义,受到现代不同学科学者的持续关注,郑永华先生^[2]、杜广学先生^[3]等均有长文从不同角度对此园进行深入探讨,发掘史料甚多,见解卓著。

笔者于2009年出版《北京私家园林志》,书中辟有专门一节,从园林史角度对万柳堂进行论述^[4]。2012年发表《北京私家园林研究补遗》^[5]一文,补充了关于此园的若干诗文资料。近期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希望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万柳堂的营建历史、景观面貌和雅集活动做出相对全面的考证与分析,以求对这座经典名园的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1 元贤遗意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是元代的大都,名臣廉希宪曾经在郊外建造了一座万柳堂,传为佳话。数百年后冯溥因为仰慕元代故园的风采,将新园的正堂也定名为“万柳堂”,以示怀旧与仿效之意,正如韩葵《万柳堂记》所称:“考诸记载,故元时城外有万柳堂,为游观之盛,今已逸其所矣,公取以名之,寻其旧也。”^[6]《日下旧闻考》称:“此则临胸冯溥别业,盖慕(元廉希宪万柳堂)其名而效之者也。”^[7] 911-912《履园丛话》称此园:“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仿元时廉希宪遗制,亦名万柳堂。”^[8] 520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西域畏兀儿(维吾尔)族人,为当时的儒学大家,人称“廉孟子”,官至中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七年(1280)病故,身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正”,《元史》有传^[9]。

关于廉氏万柳堂,元明清三代文献中屡有记述。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10] 102

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又载:“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康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内有‘清露堂’匾。至大戊申八月,其甥疏仙万户(后更号‘酸斋’)与许参政有壬同游。”^[11] 59-60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圆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明其处。”^[12] 121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万柳园,元人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13] 3

自《帝京景物略》以降,明末至清代中叶文献多称元代万柳堂位于北京西南右安门外草桥一带。今人眇工先生

作《元人万柳堂遗址应何在》一文详加考证,认为廉氏万柳堂确切的位置应该在大都西郊玉渊潭钓鱼台附近^[14],以《长安客话》所记为准。

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载:“(普安寺)又云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15] 77 张良先生《元大都康园的地望与变迁——兼辨其与万柳堂之关系》根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所收录的元代圣旨碑文以及其他元代文献,推测廉氏曾经在金中都旧城彰义门内建造花园,但万柳堂应该是另一座园林,二者不应混淆^[16]。

按照《长安客话》所记,元代万柳堂园中有曲池,池中多莲花,临池建正堂,池边种植数百株柳树。《日下旧闻考》引《清容居士集》:“廉希宪园名花几万本,号为京城第一。”^[7] 1532 又引《元名臣事略》:“时营缮东宫,工部官请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数本,太子知出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园虽先业,一无所新。我早事圣主,备位宰相,未尝曲丐恩泽。方尔病退,顾以花求媚耶?’请者愧止。”^[7] 1532 因为文献表述模糊,难以确定这座拥有几万本名花的园林是万柳堂还是中都旧城内的廉相花园。

廉氏家族经常在万柳堂举行宴饮雅集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野云廉公”邀请大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与文学家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来园中做客,席间有一名歌姬献曲敬酒,赵孟頫当场赋诗一首。

对于此事,《南村辍耕录》有载:“野云廉公一日于(万柳堂)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琉璃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贫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醪,浅斟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似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10] 102

《日下旧闻考》引元人《乐全堂广客谈》,也有类似记述:“野云廉公于都城外万柳堂张筵,邀请疏斋、松雪两学士。歌姬刘,名解语花,左手折荷花持献,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赋诗曰:……”^[7] 153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万柳堂图》(图1),画幅左上端题写了那首七言律诗,字词与《南村辍耕录》所录略有出入^[4],跋曰:“野云招饮京城外万柳堂,召解语花刘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因写以赠。”落款“子昂”,另外钤有“赵氏子昂”“水精宫道人”二印,传说为赵孟頫亲笔所绘,曾经入藏清宫内府,

① 《万柳堂记》,参见韩葵《有怀堂文稿》卷8。

② 《廉希宪传》,参见宋濂撰《元史》卷126。

③ 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64。

④ 图上所题诗第七句“只尺”作“咫尺”,第八句“万里”作“千里”。



图1 (题) 元代赵孟頫绘《万柳堂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编入《石渠宝笈续编》，乾隆帝在图上御题一诗：“久闻城外有廉园，今日宛看图画存。求媚羞为右丞相，传真却赖昔王孙。举杯有妓方当席，策马何人复到门。名胜江南寻欲遍，笑予失遂似平原。”^[17]从图上看，万柳堂前筑有虎皮石台，园中正堂采用工字形平面，周围柳树依依，阶下散置玲珑湖石，远处山峦映带，城关隐约，景致非常幽雅。

郑永华先生对署名赵孟頫的万柳堂诗与图作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18]。谷卿先生《〈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

则认为图是后人伪托，并非真迹，另外根据赵孟頫生平行踪，推断万柳堂雅集的具体时间为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五年(1318)之间的某个夏日，当时廉希宪早已去世。所谓“野云廉公”究竟是何人，历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或曰廉希宪的兄弟廉希闵、廉希恕，或曰廉希宪第五子廉恒^[19]。

清代后期文人大多误以为元代廉氏万柳堂是清代冯氏万柳堂的前身，将二园基址混为一地，如徐珂《清稗类钞·园林类》载：“京都两万柳堂：元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20]^[197]道光年间阮元(谥号文达)应邀为冯氏万柳堂旧址所在的拈花寺题“元万柳堂”匾，对此《燕都丛考》所引晚清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曾做过辨析：“冯文毅公万柳堂实非廉野云旧址，嘉庆间山人朱野云误认为一，阮文达遂题曰‘元万柳堂’。”又称：“文达以为此地即元廉野云之万柳堂，而冯益都因之，后石仓场文桂改为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旧闻》，录廉希宪万柳堂于存疑卷中，是已莫知何处。当日益都开筵延宾，最称好事，竹垞亲为坐客，使旧址可寻，不容不知。未悉文达何所据也。”^[21]^[551]中华民国时期郭则沅《十朝诗乘》亦云：“廉野云万柳堂在草桥畔，冯益都特袭其名，阮文达题其榜曰‘元万柳堂’者，误也。”^[22]^[700]

虽然清代的万柳堂与元代万柳堂之间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冯溥却刻意因袭其旧名，是希望能够再现前朝名园遍植柳树的特色，向先贤致敬，故而尤侗有诗赞道：“昔日廉希宪，今日冯野王。两贤虽异世，万柳若同堂。”^[23]^[2]

2 营建历程

冯溥(1609—1691)(图2)字孔博，又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祖籍临朐，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清初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吏部侍郎，康熙六年(1667)任左都御史，九年(1670)任刑部尚书，十年



图2 冯溥画像
(青州市博物馆藏)

① 《题赵孟頫万柳堂图》，参见弘历《御制诗三集》卷24。

② 《万柳堂二十八韵呈相国益都公》，参见尤侗《西堂诗集》，“于京集”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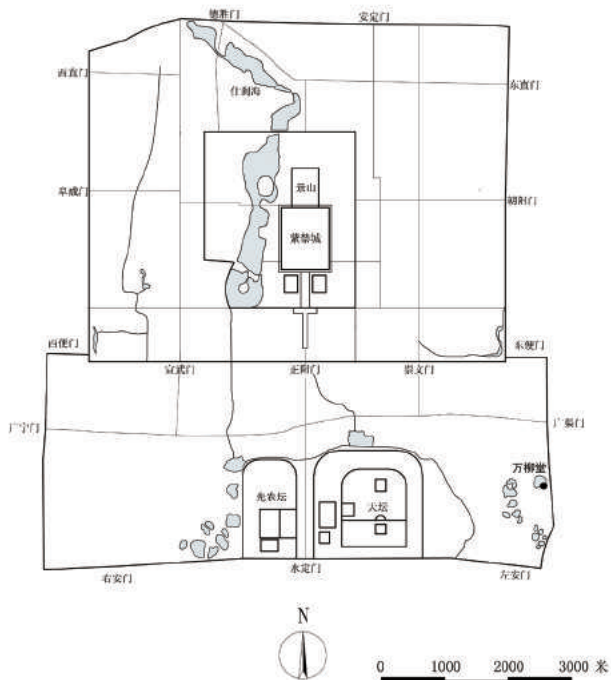


图3 万柳堂在北京外城位置示意图
(作者自绘)

(1671) 晋文华殿大学士^[1]，达到仕宦生涯的顶峰。

康熙六年(1667)冯溥出任丁未科会试主考，同年在北京外城东南隅、左安门内夕照寺旁边购买一块空地，启动园林修造工程(图3)。毛奇龄《冯公年谱》载：“五十九岁，丁未，会试主考，得黄初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贫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24]毛氏所述与史实略有出入：当年冯溥确实已经买地并开始动工建园，但尚未种柳，更无“万柳堂”之名。

关于建园的初始动机，江闾《万柳堂记》载：“值士人亦坐阶石，告闾曰：子亦知园所自始乎？园之阴有寺曰‘夕照’。道人柴某尝焚埋胔骼于寺之西，继则募金收养路遗婴儿，已而费不贲。相国闻而勉之，更曲为区画……独是月有资助给发稽考之事，与事之人月一集。相国则又虑人日益众，地湫隘无所容，其何以劝？乃辟东南隅弃地，构斯堂宇。”^[25]康熙《大兴县志》载：“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26]当时有一位姓柴的道士在夕照寺西侧焚埋遗尸，又募集资金收养弃婴，冯溥得知后大为赞赏，协助筹建育婴会，约定每月召集同人商议，考虑到人多而无处容身，便买下东南侧的废弃空地，构筑园林。

王嗣槐《万柳堂记》则交代了另一个缘由：“公成进士，居史馆于官，为第一清士大夫。与兹选者馆课、讲筵而外，日惟车骑宴从，宴饮酬酢。公杜门读书，暇则跨羸马，挟一奚奴，山泉庵林之处行游无不遍。尝语所知，将以俸入所余构一园以寄趣，逡巡二十余年而迄未有成。客有来言者，曰：‘城东有隙地，从某至某，广从若干亩，公曷买之，辟以为园？’曰：‘得毋宜蔬宜谷，令民可田？庐舍坟墓治之有未便者与？’客曰：‘否，是硗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争也。’”^[27]大意是冯溥公务之遐十分喜欢游山玩水，希望拿出俸禄之余构筑一园，以寄托幽趣，可是二十多年一直未能如愿。有客人提议他购买城东这块空地来修建园林，冯溥却担心侵占良田，与民争利，又怕此处有房屋、坟墓，不便迁移，后来得知是一块贫瘠的不毛之地，无人问津，这才放心买下，开始造园。

这位客人进一步建议在园中广植容易生长的柳树，同时疏浚水渠、堆土为山，被冯溥采纳：“公曰：‘园必以树，树有十年计，有数十年计，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树柳，所谓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易生也，而可多植。’公曰：‘园在城内，去山远而不可以无木。’客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凿之，纤折成渠。所聚之土高高下下，平若芒阪，累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诸峰蜿蜒飞翔，如在襟带。’公曰：‘善。’于是扩而荒之，缭而垣之，上之兀者平之，洼者实之。……所树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成围，三年而清阴交陌，虽武昌官道不能过也，因以名其园。”

大约数年之后的夏日，冯溥作《亦园土山成四首》首次吟咏此园。这组诗收入《佳山堂诗集》卷二，其中第三首曰：“新筑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脱帽当赤日，安得松风来。虬枝相蔽戏，如登舞雩台。明年多移植，务令绝纤埃。”^[28]诗题明确将此园称为“亦园”，园中已经堆筑土山，但山上还没有种树，只能想象一下未来松枝掩映的茂林效果。

《佳山堂诗集》卷四有《秋日亦园小集次韵》：“城隅咫尺地，旷岁隔幽寻。”^[28]已经将亦园用作雅集的场所。同卷稍后的《秋日其年邀同大可次行九子启暨儿慈彻协一集万柳堂分赋》诗题中首次出现“万柳堂”之名。

《佳山堂诗集》卷五有《亦园新筑二首》：“买地栽花何用卜，凿池通水更近诗。蛙鸣已听依塘曲，莺语悬知待柳丝。”^[28]可见此时园景已经大致成形，新栽的柳树尚待抽丝。

同卷的《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诗云：“畚鍤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性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

① 《冯溥传》，参见赵尔巽撰《清史稿》卷250。

② 《冯公年谱》，参见毛奇龄《西河文集》卷115。

③ 《万柳堂记》，参见江闾《江辰六文集》卷6。

④ 《万柳堂记》，参见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6。

⑤ 《亦园土山成四首》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2。

⑥ 《秋日亦园小集次韵》，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5。

⑦ 《亦园新筑二首》，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5。

气护藏书。苍苍凝望秋将晚，可有伊人一起予。”^[28]^① 随即又有《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诗：“堂名万柳倚山隈，柳色参差入槛来。……回廊日影玲珑见，曲沼天光次第开。”^[27]^② 说明此园正堂万柳堂于当年正式建成，园中柳树数量不算很多，有人提出续种万株，以求符合“万柳”之名。

著名艺术家李渔于康熙十二年（1673）来到北京寓游，曾经应邀游览万柳堂，作《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诗，诗题下有小注：“公有别业，与民共之。募人植柳，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云。”诗中提及：“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29]^[57-58] 说明这些柳树以募集众人、共享产权的方式栽种而成。李渔还题写两副对联赠与冯溥，其中一联特为万柳堂而作，序曰：“公置万柳庄于都门，不肯私为己有，与缙绅、士民共之。”联曰：“昔日植三槐，翠幕已经高百尺；此时栽万柳，绿阴又可庇千家。”^[30]^[53]

康熙十六年（1677）冯溥有诗《万柳堂前新筑一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峻嶒山势径微分，略约疏林带夕曛。荇藻渐除为贮月，峰峦才就已留云。万家春树参差见，几曲幽荷次第闻。买得扁舟渔唱稳，投闲常伴鹭鸥群。”“数亩银塘睡鸭浮，覆云一簣即丹丘。莺窥柳市啼常早，水临桃源静不流。”^[28]^③ 可知此园一直在不断修建，丘壑、树林依次呈现，并且辟有数亩之广的水池，池上种植莲花。

韩荃《万柳堂记》载：“堂之成也，相其事者为柴长者世盛，穿筑树艺诸方法皆赖其力，其汲汲于好施行善，与元何敬德事绝类，可尚也，并书以告后之人。”^[6]^④ 提及万柳堂的施工、种植主要由一位名为柴世盛的长者主持。

《佳山堂诗集》卷六有《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穿霞小径半莓苔，十丈朱栏画壁开。迢岭烟岚回日月，飞虹步履近蓬莱。崖悬木杪堪猿啸，松倚云根见鹤来。最恐毒龙蟠一叶，游人莫到最深隈。”^[28]^[7]^⑤ 此诗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亦园后期工程由江南名匠张然主持设计，并为之绘有一幅《亦园山水图》。

张然字鹤城，号陶庵，为一代造园大师张南垣第四子，曾为北京多位王公大臣设计府宅花园，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园林为冯氏万柳堂和另一位大学士王熙的怡园；又奉诏设计西苑瀛台、畅春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名声大噪。

戴名世为张南垣所作《张翁家传》载：“益都冯相国构

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为经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31]^⑥ 据曹汛先生考证，此处“翁”应指张然而非其父张南垣^[32]^[375]。黄与坚为张然所撰墓志铭载：“君讳然，字鹤城，以号行曰‘陶庵’。君少慧，南垣特钟爱，令学宋元画法，后以叠山要道次授之。顺治间游三吴有声，乙卯冯大学士聘至都，构万柳堂，兼为王大学士葺怡园，人叹赏，于是亲王以降加之礼遇，荐于朝。”^[33]^⑦ “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5），张然于当年应冯溥之邀来京，为已经营建八年之久的亦园重新进行勾画，终成妙境。

冯溥晚年多次向朝廷乞求归休，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获准以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回故乡益都养老。康熙帝赐诗赠别：“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望切岩廊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34]^⑧ 诗中将万柳堂比作唐代名相裴度的绿野堂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

离京后冯溥一直住在益都，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去世。

3 景观设置

清代文士为冯氏万柳堂作有大量诗文，从中可以大略了解其景致概况。

朱彝尊《万柳堂记》载：“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国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逶迤上下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谥游旧地以名之也。”^[35]^⑨

秦松龄《亦园记》称：“先是京师崇文门外有隙地，广三十亩，在灌莽间，据东郊之胜。今相国冯公见而乐之，因剷除之，为园曰‘亦园’，又种柳竟园之广，建室五楹其中，曰‘万柳堂’。”^[36]^⑩

王嗣槐《万柳堂记》载：“堂五楹，阁三间，回轩长廊，庖福^⑪供给各有其所。有亭有榭，有舟有梁，阻陂筑塘，杂树果木，绿条散风，红葩曜日，时鸟变声于幽林，游鱼出没于碧沼。”^[27]^⑫

邵长蘅《万柳堂记》载：“今相国益都冯公于都城崇文门东治园一区，因其突者垒之为冈阜、为陂陀，因其洼者疏之为池、为涧，因涧之曲折跨以为桥。作堂三楹，其中缭以横槛，旁植含桃梅李之属百本，而柳最多，至不可数

① 《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5。

② 《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5。

③ 《万柳堂前新筑一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6。

④ 《万柳堂记》，参见韩荃《有怀堂文稿》卷8。

⑤ 《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6。

⑥ 《张翁家传》，参见戴名世《潜虚先生文集》卷7。

⑦ 《封儒林郎征君张陶庵墓志铭》，参见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30。

⑧ 《赐大学士冯溥》，参见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37。

⑨ 《万柳堂记》，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66。

⑩ 《亦园记》，参见秦松龄《苍岷山人文集》卷3。

⑪ 庖福：烹调宰杀。

⑫ 《万柳堂记》，参见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6。

计，因名其堂曰万柳。”^[37]^①

毛际可《万柳堂记》载：“由崇文门过接待寺而东，风物清旷，道中无车马迹，又里许，至万柳堂。入门循东北行，小径纤折，洼处辄架木为桥。其下伏流沮洳，络绎奔会，聚者镜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数人，汎汎若苕雪^②间。其上因浚池之深以为山，冈阜回互，丘壑苍莽。拾级而登，则西山晴翠，明灭可指。雉堞左右映带，视民庐所隐蔽处，不尽如环而中断焉。榆柳合围，丛生蔓植。每春夏之间，绿阴千顷，繁花蒙密，如雪中行。中列数楹为堂，周以回廊，护以曲槛。亭台一二，落落如不经意为之。其傍为放生池，又其外为育婴舍。”^[38]^③

韩葵《万柳堂记》载：“都城东南，地颇闲旷，凌埃氛，接平远，无邑居之剧，有物外之趣。相国始平公^④理政之暇，常往游而乐之。经始弃壤，收涵胜概，疏决剪剔，辟园其间，名之曰‘亦园’，而名其堂曰‘万柳’。……堂三面环以堤，堤皆植柳，今已成行，茂密可爱。由堂以望，天碧野绿，混若未了。清风时来，飘然空际。堤旁凿池，引泉周于堂隅，或盘或泓，若块若靥，植以芙蕖，泳以儵鱼。其坻可竿，其步可船。幽幽然，濛濛然，若不知所届也。杂蒔花药、果蔬之属数十畦，引井分沟，高下溉之，均节水势，不啻不淫，皆顺地防可师法。”^[6]^⑤

徐鉉《万柳堂赋》对园景有较多的文学性描写：“都城崇文门之东，相国益都冯公别墅在焉。冈回径转，溪水环流，白板青帘，参差上下。周遭植柳万株，因以名堂。每于风日晴美，都人士挈楫以游，相国顾而乐之。一时渊云之彦集阙下者咸侈为诗歌，以传其胜。余不揣固陋，遂为赋曰：永丰坊里^⑥，灵和殿前^⑦。长条跪地，碧绶参天。时袅金堤之雨，常迷灞水之烟。或种五株^⑧于□里，曾无万树于平泉^⑨。未有沙堤晓筑，东阁初开，龙鳞作瓦，雁齿为阶。车茵客醉，华馆人回。相田畴之膻膻，眺原隰之萋萋。结板扉于岩岫，陋峻宇之崔嵬。韩稚圭晚香^⑩斯托，裴晋公绿野^⑪堪陪。爰乃经营禁苑之东，叠石凤城之侧，左顾漳沱，

右瞻溟渤。西山之爽气飞来，东海之朝霞欲摘。覆簑凿环，度阡越陌，千古嵯岈，禽鸣磔格，游鱼澹澹，飞花狼藉。恍疑高士之衡庐，诂过仙灵之窟宅。时惟春暖，芳草芊芊，帐锦锦瑟，墙映秋千。鹅黄色淡，鸭绿波添。士女折章台^⑫之线，游人泛洛水之船。咸向溪堂以被袂，群呼乍起而三眠。已而布谷催耕，子规滴血，芍药将残，靡芜欲歇。怅新蒲之渐绿，盼杨花之飞雪。翳绮疏之窈窕，挽晨曦于不绝。亡何珠洒丘尘，金飞沙雾，荷衣褪粉，莲房咽露。桓宣武^⑬之十围已改，陶渊明之三径非故^⑭。况呼雁唳霜凄，鸥眠月直，秋水迢迢，寒林萧瑟。望南陌而云影苍苍，吊渭城而风声惻惻。何妥^⑮之斋头雨浣，王恭^⑯之月中露涤。莫不藉楼阁之纤回，抚韶光之瞬息。”^[39]^⑰

毛奇龄《万柳堂赋》同样堆砌典故，将此园比作历史上许多名园。其序曰：“万柳堂者，盖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渟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梁稻。于是用囊钱买为坵场，垣之墼之，又偃而渚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为山。岩陲块曲，被以杂卉，构堂五楹，文阶碧砌，芄兰薜荔，藟蔓于地。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其赋曰：“若夫城南杜曲^⑱，郭内张田，坊名履地^⑲，道类平泉。上宰钦贤之馆，相公独乐之园^⑳。开丙舍于广陆，寻午桥之通川。绿野匪伊阙之旧，蓝田出辋水之间^㉑。岂若谢氏东冈^㉒，潘仁西宅^㉓。林绕桐园，溪连梓泽。花飞会老之堂，草满藏春之域。图竹木于游岩，拾槐枝于李石^㉔。……”^[24]^㉕

综合而言，此园位于北京外城东城墙内，占地面积约30亩，所在地段原本是一片洼地，有积水，不宜种植庄稼，却宜于造园。外围以低矮的短墙环绕，人在园外骑马，即可直览园景。内部剔除荆棘杂草，加挖河池，将所掘之土堆叠成假山。五间正堂万柳堂居中而立，三面围以堤坝，堤上种成行的柳树，堤下临池，引水至堂角，池中种荷花、养游鱼。另辟花圃、菜畦，培植花卉、果树、蔬菜，设沟

① 《万柳堂记》，参见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旅稿”卷4。

② 苕雪：指湖州苕溪、霅溪二水，为唐代张志和隐居之地。

③ 《万柳堂记》，参见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10。

④ 冯氏源出始平郡。

⑤ 《万柳堂记》，参见韩葵《有怀堂文稿》卷8。

⑥ 永丰坊：唐代东都洛阳永丰坊西南园中有一株垂柳极为茂盛，白居易曾为之作《杨柳枝词》。

⑦ 灵和殿：南朝齐武帝曾建灵和殿，前有禁柳千行，后唐李存勖《歌头》词曾咏。

⑧ 五株：东晋陶渊明宅园曾种五株柳树，并作《五柳先生传》。

⑨ 平泉：指唐代李德裕洛阳名园平泉山居。

⑩ 韩稚圭晚香：北宋名臣韩琦字稚圭，曾以“且看黄花晚节香”诗句咏菊花。

⑪ 裴晋公绿野：唐代名臣裴度封晋国公，曾在洛阳筑绿野堂。

⑫ 章台：唐代许尧佐传奇《柳氏传》中描写秀才韩翃与柳妓相恋，作《章台柳》诗。

⑬ 桓宣武：指东晋权臣桓温，《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⑭ 三径非故：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句。

⑮ 何妥：北周、隋代音乐家。

⑯ 王恭：东晋大臣，《晋书·王恭传》称：“恭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

⑰ 《万柳堂赋》，参见徐鉉《南州草堂集》卷8。

⑱ 城南杜曲：指唐代杜氏家族在长安南郊所建的庄园。

⑲ 坊名履地：指唐代白居易洛阳宅园所在的履道坊。

⑳ 相国独乐之园：指北宋名臣司马光洛阳独乐园。

㉑ 蓝田出辋水之间：指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

㉒ 谢氏东冈：指东晋谢安隐居的东山。

㉓ 潘仁西宅：西晋文学家潘岳，字安仁，在洛阳郊外筑园宅，作《闲居赋》。

㉔ 拾槐枝于李石：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夏州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

㉕ 《万柳堂赋》，参见毛奇龄《西河文集》卷127。

渠灌溉。

万柳堂所在位置属于外城,周围比较萧疏空旷,不似内城坊巷那般稠密,有郊野之感,并可以借附近城墙、寺院、酒家之景,故朱彝尊诗云:“绿杨高映女墙连。”^[35]①徐元文诗云:“酒垆僧舍自为邻。”^[40]②前引冯溥诗中有一句“树外钟声分远寺”,指的就是周边佛寺的钟声。

万柳堂紧邻夕照寺,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始建于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原名弥陀寺,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7)更名法藏寺,寺中有一座七层楼阁式佛塔(图4),为当地名胜,20世纪60年代拆除。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重阳日……南城居人多于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法藏寺旧名弥陀寺,金大定中立,明景泰二年重建,更名法藏寺。……北地多风,故塔不能空,无可登者。法藏寺弥陀塔独空,其中可登。塔高十丈,窗八面,窗置一佛,凡五十八佛,佛舍一灯。岁上元夜,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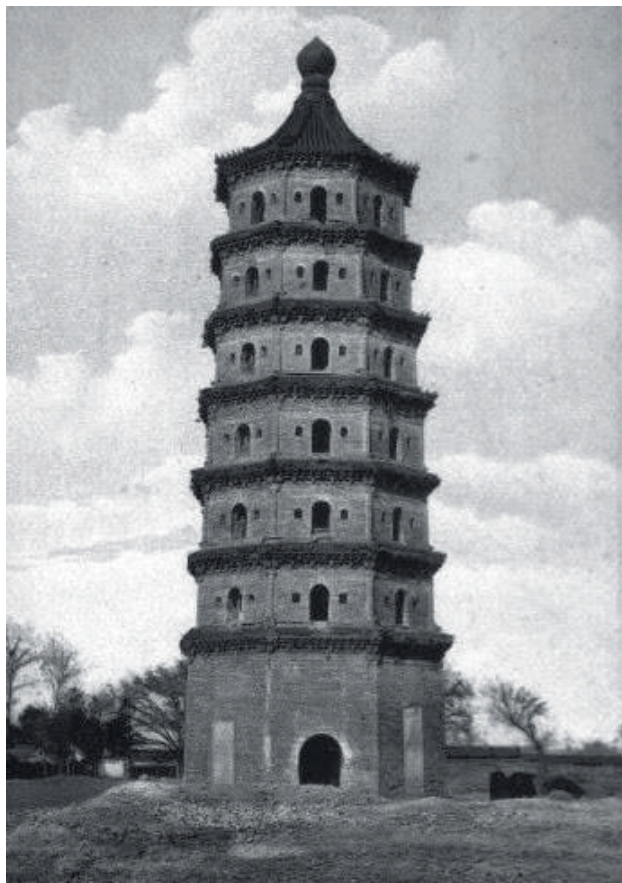


图4 北京法藏寺塔旧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提供)

僧燃灯绕塔奏乐,金光明空,乐作天上矣。”^[41]③清代在万柳堂园中可以清楚地看见此塔身影,故而潘耒咏园诗提到:“塔影斜依幌,山光近逼梳。嶙峋瞻魏阙,杳霭望离宫。”^[42]④清末王闿运游万柳堂故址,在日记中记载当天出园后即登法藏寺塔观景,“塔七级,殊不高,入其中,如笼鸟窠外”。^[43]⑤

4 意匠分析

万柳堂园内的建筑数量很少,除了正堂之外,还有三间楼阁,以及长廊、回轩和几座亭榭,如韩葑《万柳堂记》所云:“凡园之所有,如是而足,不架危,不缒幽,不设藩,无崇台延阁之侈,无雕镂金碧之华,取寓意而已。”^[6]④但园中空间却较为复杂,徐元文咏园诗云:“名园负郭带烟霞,径仄桥危逐水斜。”“篮輶客到迷幽径,篱落花开漾晚波。”^[40]⑤描绘此园小径曲折狭窄,溪道偏斜,架桥危然,仿佛有烟霞掩映,令人有迷离之感。

此园利用原有的水洼,加挖疏浚,形成丰沛的水景。刘大櫟《游万柳堂记》载:“其中径曲而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44]⑥徐乾学咏园诗云:“凿池初引玉泉流”^[45]⑦,强调池塘有源头活水。冯溥诗云“闲观鱼跃出方塘”^[27]⑧,说明池中蓄养游鱼。水上可以划船,能让人联想起江南水乡,对此查嗣琛有诗咏道:“重重叶屿接花潭,小桨轻篙次第探。记得春随樊子去,烟波风雨满江南。”^[46]⑨

在营造过程中,一边加挖水池,一边将挖出来的土堆成山丘,实现土方平衡,正如刘大櫟所云:“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43]⑩尤侗诗亦称:“瓮拟因得水,垒块便成冈。”^[23]⑪

张然所掇假山是此园主景所在。赵翼《檐曝杂记》载:“古来构园林者,多垒石为嵌空险峭之势。自崇祯时有张南垣,创意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瀨,曲折平远,巧夺化工。南垣死,其子然号陶庵者继之,今京师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杨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平远山水,尤奇矣。”^[47]⑫张氏之以“曲折平远”著称,采用以土带石之法,仿大山之余脉,看似寻常,却浑然天成,又讲究可游可入,大有奥妙可寻。

潘耒《赠张陶庵山人》诗对张然在北京造园时的叠石技艺大加称赏:“山人绝艺天下无,驱使顽石开灵区。千岩万壑出指掌,仇池禹穴罗庭除。白发飘萧来日下,朱门戟第争迎迓。处处园池灵壁山,家家亭馆关同画。渐台岸崦临昆明,至尊清暑时经行。璇题绣柱非所尚,小山孤屿峭

① 《上已万柳堂宴集同诸君和相国冯夫子韵二首》,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11。

② 《亦园秋兴四首次益都冯公韵》,参见徐元文《含经堂集》卷4。

③ 《万柳堂》,参见潘耒《遂初堂诗集》,“梦游草”卷上。

④ 《万柳堂记》,参见韩葑《有怀堂文稿》卷8。

⑤ 《亦园秋兴四首次益都冯公韵》,参见徐元文《含经堂集》卷4。

⑥ 《游万柳堂记》,参见刘大櫟《海峰文集》卷5。

⑦ 《万柳堂陪益都公宴饮》,参见徐乾学《檐园文集》卷7。

⑧ 《秋日亦园同李坦园杜纯一熊青岳杜肇予富磐伯小集次韵诸公即席见赠之作》,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5。

⑨ 《宋坚斋招集万柳堂送春》,参见查嗣琛《查浦诗钞》卷6。

⑩ 《游万柳堂记》,参见刘大櫟《海峰文集》卷5。

⑪ 《万柳堂二十八韵呈相国益都公》,参见尤侗《西堂诗集》,“于京集”卷1。

怡情。山人承诏来区画，善体天心露台惜。转簇蓬壶栏槛边，月斧神工运无迹。别开禁苑临玉泉，缘山结构皆天然。平冈浅渚足游眺，水衡不废千缗钱。事了飘然乞身去，归卧九峰幽绝处。不贪荣利谗遭逢，斯世斯人堪叹誉。君不见宋家艮岳峰巉岩，割奇铲秀来深潭。至今行人罢朱勔，千金一石骚东南。”^[42]^①所谓“平冈浅渚”，正是张氏之山的典型景象。其《万柳堂》诗又云：“筑土皇陂北，穿池太液东。三峰晴落掌，九折迴排空。”^[42]^②提及土山上有三峰并列之景。

李良年怡园宴饮诗也对张然的技艺推崇备至：“为国好手来三吴，指挥整暇走万夫。天机自发非规模，鸠工五月浑须臾。眼中位置一一殊，缭以周垣屏尘污。取径蜿蜒何旋纡，坡陀有角山有嵎。三峰娟妙如名姝，玉环飞燕匀丰臞。又如好手作画图，米颠黄痴杂倪迂。理绝粉本谁瑕瑜，其下有壑环水铺。”^[48]^③诗中也提到“三峰”手法，似以形态独特的山石排列而成，肥瘦停匀，山下环以沟壑，还称赞张然叠山堪比宋代米芾和元代黄公望、倪瓒的山水画。

吴伟业《张南垣传》描写昔日张南垣叠山：“曾与友人斋前作荆关老笔，对峙平城，已过五寻，不作一折，忽于其颠将数石盘互得势，则全体飞动，苍然不群。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盖以此也。”^[49]^④冯溥有一首诗吟咏亦园假山，题目为《山巅安放小石数块历落可观并纪以诗》^[28]^⑤，与吴氏这段话若合符节——在山巅点缀几块小石，化平淡为神奇，正是张氏家传的独门绝技，最终形成“数拳秀发云为窟，一叱形成雨不归”的奇妙景象。

相比同时代其他园林而言，植物在万柳堂的景观配置中占据了更高的比重。

园所种的万株柳树是其最大的特色。柳（*Salix*）是杨柳科柳属乔木，分旱柳和垂柳两大类。南方常见的垂柳（*Salix babylonica*）在北京地区难以存活，所种柳树以旱柳（*Salix matsudana*）及其变种绦柳（*S. matsudana f. pendula*）为主。旱柳适应性强，枝条较直；绦柳多栽于水边，其小枝柔软倒垂，树叶狭长，与垂柳最为相似。万柳堂多水，所载之柳可能以绦柳为主，春夏之际，柳絮飞扬，宛如下雪。

唐宋时期私家园林常常出现连绵成片的花木景象，如《洛阳名园记》载北宋洛阳归仁坊有唐代牛僧孺故园：“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

南有桃李弥望。”^[50]⁷⁻⁸明末清初之后，江南园林的植物景观更重视单株欣赏，很少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万柳堂作为一座北方园林，依旧保持前朝遗风，别有一股豪放之气。清代北京城东半部属于大兴县辖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书的《大兴县志》将万柳堂列为“大兴县八景”之一，称“亦园新柳”，知县张茂节作有咏景诗：“终日柔条漾曲尘，三眠乍起绿初匀。长杨十万方迴猎，枚马谁为献赋人。”^[26]³³⁶

清人咏万柳堂诗文多次描写园中的柳色，如毛奇龄《万柳堂赋》有大段文字铺陈其中柳树之美：“东门之杨，其叶滑滑；汉宫垂柳，千株万株。长条短干，第郁依纡。丝丝缕缕，或结或舒。参天踞地，旁苑临渠。如帷如幔，一区两区。行列成门，蓬童似庐。低堪系马，深可藏乌。”^[24]^⑥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35]^⑦

除了描写柳树之外，很多诗文同时还提及桃、杏、竹、松、梧桐、草药等其他花木。如王熙诗云：“相国名园水石佳，阴森万柳护莺花。”^[51]^⑧周金然诗：“平泉万树迴含烟，占断韶光绿野前。弱柳迎风低地拂，小桃着雨背人怜。”^[52]^⑨朱彝尊诗云：“径仄易侵芊叶小，日晴况有杏花妍。”“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35]^⑩陈维崧诗云：“罽罽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53]^⑪尤侗诗云：“怪石支幽洞，繁花绕曲廊。层台丛古木，侧径倚修篁。细草眠麋鹿，高梧览凤凰。最怜彭泽树^⑫，移出永丰坊^⑬。初染鸭头绿，深披鹅羽黄。依依垂手舞，袅袅折腰妆。”^[23]^⑭严绳孙《柳枝词》曰：“丹禁城南小苑开，万株新柳拂烟栽。”“软红冲过六街尘，翦绿搓黄别作春。”“雨滋烟敛绿成行，小小红亭曲曲塘。”“柳浪萍池自不扁，黄鹂啼处绿冥冥。”“踏青挑菜却来无，谱出清明士女图。”^[54]^⑮胡南荅诗云：“春入平泉万绿分，清晖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松岛晴归众壑云。虹影双垂穿树见，莺簧百啭隔溪闻。丹台翠壁留题遍，休暇东山此乐群。”^[54]^⑯

此园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可以与江南媲美的佳胜之地，很多江南文人来到园中，大有亲切之感，如太仓吴瞿诗云：“到来忽得江南意，终日颠狂弄水涯。”^[55]^⑰湖州严我斯诗云：“绝似江南景，凭谁把钓竿？”^[54]^⑱高珩《亦园记》称：“万缕将披细柳，知浓阴行埽苏堤；数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驱成香海。”^[54]^⑲将此处柳色比作杭州西湖的苏堤。

① 《赠陶庵山人》，参见潘耒《遂初堂诗集》，“梦游草”卷中。

② 《万柳堂》，参见潘耒《遂初堂诗集》，“梦游草”卷上。

③ 《大司马王公招饮怡园同陆翼王、毛大可、邓孝威、陈其年、田霏渊、朱锡鬯、周起辛分赋》，参见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6。

④ 《张南垣传》，参见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52。

⑤ 《山巅安放小石数块历落可观并纪以诗》，参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6。

⑥ 《万柳堂赋》，参见毛奇龄《西河文集》卷127。

⑦ 《送益都冯先生集万柳堂次韵二首》，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12。

⑧ 《寄怀冯易斋》，参见王熙《王文靖公集》卷8。

⑨ 参见周金然《奚囊草·春日过万柳堂次壁间益都相公原韵》。

⑩ 《上巳万柳堂宴集同诸君和相国冯夫子韵二首》，参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11。

⑪ 《清明万柳堂修禊二首》，参见陈维崧《湖海楼全集》，“诗集”卷10。

⑫ 彭泽树：东晋五柳先生陶渊明曾任彭泽令，此处以“彭泽树”作为柳树的代称。

⑬ 永丰坊：永丰坊在洛阳，唐代白居易有《永丰坊园中垂柳》诗：“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⑭ 《万柳堂二十八韵呈相国益都公》，参见尤侗《西堂诗集》，“于京集”卷1。

⑮ 《闰三月十四日宋工部坚斋招同万柳堂送春二首》，参见吴瞿《西斋集》卷10。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 清史稿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郑永华. 古都语境下的园林文化: 以清代北京万柳堂为中心 [M]// 中国古都学会. 中国古都研究: 第 26 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4: 92-100.
- [3] 杜广学, 魏磊. 万柳堂雅集与博学鸿儒科前后的政治和诗歌 [M]// 杜桂萍, 陈才训.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 7 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56-74.
- [4] 贾珺. 北京私家园林志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83-485.
- [5] 贾珺. 北京私家园林研究补遗 [M]// 王贵祥, 贺从容.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第 5 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308-354.
- [6] 韩炎. 有怀堂文稿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4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7] 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 [8] 钱泳. 履园丛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9] 宋濂. 元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0]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1] 蒋一葵. 长安客话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60.
- [12]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 [13]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8.
- [14] 眇工. 元人万柳堂遗址应何在 [M]// 北京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 京华园林丛考.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78-83.
- [15] 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
- [16] 张良. 元大都廉园的地望与变迁——兼辨其与万柳堂之关系 [J]. 中国史研究, 2019 (1): 139-152.
- [17] 弘历. 御制诗三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32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8] 郑永华. 元代《赵孟頫题〈万柳堂诗〉》考实 [M]// 王岗. 北京史学论丛 2015.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78-85.
- [19] 谷卿. 《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7 (3): 98-110.
- [20] 徐珂. 清稗类钞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21] 陈宗蕃. 燕都丛考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
- [22] 郭则沄. 十朝诗乘 [M]// 张寅彭. 民国诗话丛编: 第 4 册. 上海: 上海书店, 2002.
- [23] 尤侗. 西堂诗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65.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4] 毛奇龄. 西河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8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5] 江闾. 江辰六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6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6] 张茂节. 大兴县志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 [27] 王嗣槐. 桂山堂文选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73.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8] 冯溥. 佳山堂诗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29.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9] 李渔. 李渔全集: 第 2 卷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30] 李渔. 李渔全集: 第 1 卷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 [31] 戴名世. 潜虚先生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85.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2] 曹汛. 张南垣的造园叠山作品 [M]// 王贵祥, 贺从容.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第 2 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334-385.
- [33] 黄与坚. 愿学斋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74.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4] 玄烨.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35] 朱彝尊. 曝书亭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1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6] 秦松龄. 苍岷山人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4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7] 邵长蘅. 邵子湘全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45.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8] 毛际可. 安序堂文钞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30.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9] 徐鉉. 南州草堂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41.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0] 徐元文. 含经堂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3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1] 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 [42] 潘耒. 遂初堂诗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70.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3] 王闾运. 湘绮楼日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44] 刘大魁. 海峰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28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5] 徐乾学. 憺园文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24.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6] 查嗣琛. 查浦诗钞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8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7] 赵翼. 檐曝杂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8] 李良年. 秋锦山房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3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49] 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0] 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1] 王熙. 王文靖公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09.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2] 周金然. 奚囊草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12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3] 陈维崧. 湖海楼全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96.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4] 戴璐. 藤阴杂记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 [55] 吴瞿. 西斋集 [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209.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